

交通資訊

地點：汀九灣泳灘
 交通：乘搭九巴48P、53、234B、234C、234D號線，龍運A38號線或專線小巴96、96C、96M或302號線，於汀九站下車，橫過青山公路後，沿汀九村路牌旁的小徑南行約3分鐘。

編者註：「藍眼淚」屬於赤潮的一種，常於春季時在香港出現，但不定時、不定點。要「追淚」可以留意漁農署每周在網站公布的香港紅潮報告，包括宗數、地點、由哪種海藻組成等，如有夜光藻代表有機會見到藍眼淚。

藍眼淚是富有詩意的，它如同藍色精靈，在漆黑的夜裏，踏着奔騰海浪款款而來，給透迤海岸增添令人陶醉的夢幻色彩。在春夏之交，汀九灣、三門仔、龍尾灘、石澳、浪茄、烏溪沙，都曾出現藍眼淚，但要真正與之邂逅，恐怕不那麼容易。春分剛過不久，我們留意到天文台的訊息，可能近期會有藍眼淚，於是摸黑前往汀九灣，試圖碰碰運氣。

顧宗周（文、圖）



▲汀九灣泳灘出現「藍眼淚」奇觀。

汀九灣「藍眼淚」 燦若星河踏浪來

夜光藻受刺激發光

藍眼淚並不是真正的眼淚，它是海洋中夜光藻大量聚集，由於其細胞內含發光素，受海浪拍打等刺激時會產生藍色的光，屬於赤潮的一種。海洋污染恆有，而藍眼淚不常見。有人以扁藻作為餌料培養夜光藻，它能良好地生長和繁殖，未來在家中也可能欣賞到藍眼淚的夢幻美景。江水中的赤潮古已有之，據《嘉靖山東通志》、《江蘇儀真縣志》載，晉武帝泰康五年（284年）「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」，陳宣帝太建十四年（582年）「江水赤如血」。而海水中發生赤潮，最早記錄是在元朝延祐五年（1319年），《姑蘇志》載「黃姚鹽場負課甚多，一夕海潮暴漲，夜有火光燿燿，數日煮鹽皆變紫色」。香港最早的赤潮，可追溯到明朝崇禎二年（1629年），《新安縣志》載「崇禎二年牡蠣血，生南頭海灘，剖之有血，遍灘皆然，民不敢採食」。南頭海灣，即前海灣，想必那時屯門、元朗一帶海岸也出現過這種赤潮。

我以為這次無緣看到藍眼淚，於是在沙灘上走走。沙灘真柔軟，踩上去就像踩到海綿一般，中段有數十塊花崗岩石，給海岸增添嶙峋之感。最壯觀的是汀九橋和青馬大橋，呈九十度角交錯，橋身鑲着各種顏色的燈，有的紅，有的黃，有的白，橋的稜角曲線在這些燈光下更真了，更分明了，更妖嬈了。橋下的海水在習習海風吹拂下泛起粼粼波光，呈現出紅色、黃色，猶如萬尾紅金魚在游動，又如數筐黃花鈴灑落海面，真是「半江瑟瑟半江紅」。遠處則是漆黑的青衣島，就像懸浮在海面上的葫蘆，北岸公路燈光如一顆顆夜明珠點亮了黝黑的山體，而幾棟大廈白色的燈光就像鑽石般，給那片黑暗的天際增添質感。海面上停泊着百數條釣艇，如同擺放於大海上的鞋子。沙灘上，有位畫師在寫生，畫中有橋，有船，有藍眼淚，極富美感。



▲有畫師在寫生，畫中有橋，有船，有藍眼淚，極富美感。

▶汀九灣復歸平靜後，汀九橋、青馬大橋夜景依舊迷人。



◀「藍眼淚」隨着海浪翻騰而來。

如夢如幻「點燃」海面

「你跑去哪裏了，快到橋這邊來，有位置了。」林碩在電話裏急促地說。我趕緊過去，只見海浪比先前更大了，在浪花翻騰的瞬間，浪尖就會泛起陣陣神秘藍光，如同熊熊焰火把海面點燃。它藍得如此純粹，如此憂鬱，如此深邃，似乎把大海貯蓄的所有藍色全都展現在你面前。那份兒藍色如夢似幻，除了造物主心中的藍色，恐怕沒有別的東西能比擬的。就憑這些藍的精神，海水也不忍平靜，海風也呼嘯起來，只間隔很短時間，潮水就帶着不可思議的湛藍奔湧而來，有時像一片尖刀，有時像一塊幕布，有時像一條絲帶，將這靜謐的夜晚增添了無限浪漫和夢幻。藍眼淚多的時候，可將沙灘浸染成全是藍汪汪的，讓整片沙灘像塊空靈的藍水晶，又如九天銀河灑落汀九海岸。但是，更多的時候即使有潮水，也沒有藍眼淚，特別

是光害多的海面，光亮足以讓藍眼淚隱沒，讓你在心裏默默地叫喚着海風再大一些，海浪來得更兇猛一些，讓藍眼淚盡情地起舞，盡情地歌唱。

雖然岸邊擠滿人群，但是每個人只專注於生態奇觀的攝影，靜靜地通過鏡頭欣賞海浪帶動的跳躍光芒，對於其他似乎毫無在意。我蹲在沙灘上變換着不同的曝光模式、感光度 and 光圈，但是沒有拍攝到滿意的藍眼淚，它每次來都讓我措手不及。清代蒲松齡在《聊齋志異》中描述「眾坐舟中，旋見青火如燈狀，突出水面，隨水浮游，漸近船則火頓滅」，藍眼淚這種「頓滅」的特性，讓人無法細細觀摩，攝影要想捕捉到它精彩的瞬間，需要的是耐心、技術，還有幸運。



▲潮水退時海面可見藍、紅及泛紫三色。

鏡頭捕捉如開盲盒

我還在苦苦摸索如何構圖，林碩已經在那裏悠閒地觀望，因為他捕捉到了最美、最藍的藍眼淚。他說，攝影猶如開盲盒，按下快門後回看的那一剎那，是最扣人心弦的。我湊上去看時，只見他的相機連續拍了數百張，有幾張拍得極好，潮水為前景，汀九橋和青馬大橋為背景，遠處為暖光，近處為冷光，畫面充滿了冷暖對比的衝擊力。那種色彩，那種動感，真是太令人窒息了。我也趕緊採用間隔拍攝，每隔三秒自動拍攝，設置了

二點五秒的快門，連續拍了兩百多張，才抓拍到幾張不錯的藍眼淚，足茲紀念。

藍眼淚持續的時間不長，到了十點半以後就明顯少了，這時岸邊的人群漸漸散去，汀九灣泳灘復歸於平靜。我們收拾好三腳架後就往回走，在車上回望汀九橋、青馬大橋，以及藍巴勒海峽，不禁感嘆其壯觀和多姿。這時，我們已看到攝影人士在臉書上分享了這次汀九灣「追淚」的攝影作品，討論區一片驚奇和喜悅，這或許就是美美與共吧。

「長槍短炮」準備就緒

荃灣這片海，是有歷史的海。據《填海錄》、《二王本末》、《厓山志》記載，1277年，南宋帝昀和衛王昀為躲避元軍追擊，經海路南播，「四月移廣州境，次官富場，六月次古瑾，九月次淺灣」。饒宗頤先生考證，官富場即九龍城一帶，古瑾即馬頭角村、馬頭圍一帶，淺灣即荃灣。由於南宋海上行朝至此，元兵就馬不停蹄追到這裏，《宋史》記載「九月，張世傑歸淺灣」，「十一月，元帥劉深以舟師攻是於淺灣，是走秀山」。荃灣原有城門村，即現在城門水塘位置，據傳是宋人為抵抗元兵而修築的石城。清初，南明參將李萬榮奉南明永曆年號，還據這座石城開展抗清的鬥爭。不過，隨着時代變遷，這些舊跡已很難考究了。

穿過汀九村時，看到屯門公路從連綿的山坡橫切而過，因擴闊路面而被切割的石坡在路燈照射下，有若山體的一道道疤痕。村內兩三層的村屋錯落有致，偶爾傳來陣陣狗吠聲。到汀九灣泳灘時，才發現來晚了，百數米的沙灘已經被高高低低的三腳架佔據，長鏡頭、短鏡頭對準海面。這些攝影人士有站着的，有蹲着的，有坐着的，都在屏息等待藍眼淚的到來。「我們到那邊找個地方。」林碩找到一個視野不錯的地方，當稍為靠前站，旁邊的人說擋住了他的鏡頭。定睛看了幾分鐘，只見潮水，沒見藍眼淚。不過，見不到也很正常，有的人四年之中來了十幾次，都無緣一睹藍眼淚的容顏，何況我們是第一次來。



▲百數米的沙灘被攝影人士和三腳架佔據，長鏡頭、短鏡頭對準海面。